

学者追忆丛书

夏晓虹 编

追忆梁启超
(增订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学者追忆丛书

夏晓虹 编

追忆梁启超

(增订本)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忆梁启超 / 夏晓虹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4

(学者追忆丛书)

ISBN 978-7-108-03058-0

I. 追… II. 夏… III. 梁启超 (1873~1929) — 纪念文集 IV. K82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310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王振峰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6

字 数 347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总 序

陈平原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感慨”不足以尽兴，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

对往日风流的追忆，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或者说希望记住的——包括人和事。作为学者而被追忆，不只是一种历史定位，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

选择对话者，其实已经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倾向以及情调。选择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具体

分疏起来,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重复:学术思路有异,安身立命之处也不同。只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及后人追忆的对象。

并非此前没有同样兼具学者与思想家风范的“大师”,之所以选择康、蔡、章、梁、王等作为追忆的对象,一是因其开创的学术思路及研究范式,对今日中国仍有影响;一是已经有大量追怀文章可供选择,而且其中颇多佳作。两汉隋唐或者宋元明清的大学者,去世后也有绝妙的传记、墓志或祭文出现;但限于体例,此类文章不易体现“真实的人生”。对于被追忆者,不苛求完美无缺,而希望真实可信,这基本上是现代人的思路。这种对“人”、对“文”的新的理解,使得“追忆”不再拘于一格,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或俏皮;或长篇大论,或三言两语。读单篇文章,感觉或许有点欠缺,因作者并不希望“盖棺论定”,而只是提供一个特定角度的观察。合起来可就大不一样了:正是这些亲切而零碎的描述,得以显示被追忆者生命历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侧面。

观察的角度不同,再加上立场有异,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与评价,可能天差地别。不作考证与整合,也不追求“方向感”或“一锤定音”,这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也许正是“追忆”的魅力所在。有心人不难读出不同追忆间的“缝隙”——可能理解歧异,可能回忆失真,但也不排除存心造伪。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这些文本间的“缝隙”,无疑是意味无穷的。当然也有“众口一辞”的时候,但距离的远近、角度的俯仰、趣味的高低,仍使得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异彩纷呈。

不讲“是非”,不断“真伪”,这种编辑思路,似乎过高估计

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其实不然。为治思想史、学术史的专家提供背景材料,并非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更希望普通读者能一编在手,悠然会心,领略前辈丰采,往日风流。倘若有由此而对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产生兴趣,甚至愿意投身其间的,则编者大喜过望。因此,选文时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有专业而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这便是本丛书选文的基本要求。

至于说史实的“是非”与“真伪”,落实到具体文本,并非总是黑白分明。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一点破绽也没有、经得起专家考证的“追忆”,不能说没有,但因其处处设防,反而阻碍文气的流动。“准确”者未必“生动”,“生动”的又可能不“准确”。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的“追忆”,其实不太好找。只要不过分离奇荒诞,略带一点想象与夸张,想来读者也是宽宏大量的。

为了不至于“离题万里”,这里只选录师友、弟子及亲属的文章。关系的亲近,并不能保证其证词句句属实。只是不同于道听途说的“流言”,关系亲近的人之制造“神话”,本身便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事件”。其文,因而也就必选,也可读。

1995年6月16日于京西蔚秀园

三联增订版序

陈平原

编一套既好用又有趣的“学者追忆”丛书，这一计划，虽是平日里聊天聊出来的，很难分清是谁“首倡”；但很明显，此举得以落实，主要得力于夏晓虹。夏君的大学同窗沈楚瑾，那时正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当编辑，每到报选题时，都会来找好友商议。听了我们的设想后，沈君不畏艰难，奋斗再三，终于使丛书得以面世。须知，十几年前，晚清及民国年间的学者，尚未成为学界及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因此，首先得感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沈楚瑾之“独具慧眼”。

五册书中，有两本是夏晓虹独自完成的《追忆康有为》和《追忆梁启超》；至于我负责的三书——《追忆蔡元培》、《追忆章太炎》、《追忆王国维》，则是与我指导的研究生郑勇、杜玲玲、王凤合作。记得师兄钱理群对此举很感兴趣，除了认为书编得不错，还赞许三君因此在学业上大有长进。不过，说实话，《追忆章太炎》我介入较多，其余两本主要是学生用力，我只是帮助确立体例以及审定篇目。如今，三位各自学业有成的老学生，利用旧书重刊的机会，略做增订——说好只是“小修”，轻重缓急之间，希望拿捏得当。

这套丛书推出后，在学界一直口碑甚佳；而著名作家余秋

雨的撰文推介(刊1997年11月19日《中华读书报》),更是大大的“利好”因素。无奈风气未成,加上出版社发行不力,书走得并不快。因此,“再接再厉”之类的大话,自然也就落空了。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随着风气转移,这套书的内容以及编辑体例,还有背后蕴含的学术观念,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除了不断有人跑来找书,还不时有自告奋勇希望加盟者。如今,三联书店将此丛书增订重刊,并表示“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对此,我们乐观其成。

以我的观察,近年谈论清末民初文人学者的书籍及影视,多有从“学者追忆丛书”获益的;作为编者,我们甚感欣慰。不过,隐约中,也有些许不安。原因是,不少引用者对这些资料过分当真,全盘接受;而且,不无将其娱乐化的倾向。在我看来,迷信黑白分明、脉络清晰的“正史”,趣味固然欠佳;过分推崇那些有点芜杂但生气淋漓的“野史”,也不是好办法。面对诸多有所发现也有所遮蔽的“追忆”,读者当保持通达的立场、审视的目光,以及必要的反省与质疑。

2008年8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总序	陈平原	1
三联增订版序	陈平原	4
梁启超小传	梁启勋	1
梁任公先生行状	伍 庄	2
祭梁任公先生文	熊希龄	6
梁任公先生传	刘盼遂	8
梁启超	彬 彬	11
梁启超先生评传(节录)	王森然	19
党人列传·梁启超	胡思敬	35
星庐笔记·梁启超	李肖聃	36
祭文	伍 庄	40
记梁任公先生轶事	超 观	42
梁启超故乡述闻	佳 木	48
《饮冰室合集》序	林志钧	51
梁任公先生	郑振铎	54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	素 痴	84
悼梁任公先生	燕 生	90
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	郑师许	94

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	缪凤林	98
悼梁任公先生	张其昀	103
梁任公别录	张其昀	108
跋《梁任公别录》	张荫麟	117
(附)谈梁任公先生	陈伯庄	119
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	吴其昌	121
谈梁任公	周善培	126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霍俚白	137
梁任公先生遗事(少年时代)	谢国桢	140
万木草堂忆旧(选录)	卢湘父	146
书院应课		146
任公轶事		147
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	胡思敬	150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陈寅恪	151
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王 照	153
戊戌前后康、梁史料补遗	梁启勋	156
救快男儿梁启超	(日)林权助	159
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节录)	冯自由	164
革命逸史(选录)	冯自由	169
横滨《清议报》		169
梁任公之情史		170
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		173
在上海(一九〇四——一九一〇)[一]	胡 适	175
《艺蘅馆词选》自序	梁令娴	179
梁启超与林献堂	甘得中	181
《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序	张嘉森	184
记新内阁	黄远庸	185

戊戌变法侧记(选录)	许姬传	189
花随人圣龠摭忆(选录)	黄 濬	191
梁任公先生入桂纪行	朔 行	193
滇桂纪行	朔 行	196
梁任公推翻洪宪轶闻	博浪楼主	199
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梁启超	贾士毅	207
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	惠 隐	212
记梁任公先生	越	215
纪念梁任公先生	梁漱溟	217
(附)伏卵录(选录)	梁 济	223
梁启超二三事	梁漱溟	225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节录)	丁文渊	227
我眼中的梁启超(1873—1929)	左舜生	231
回忆梁启超先生	杨鸿烈	235
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	242
胡适的日记(选录)	胡 适	253
六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郑伯麒	256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258
忆梁任公先生	江 父	261
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黄伯易	263
无据谈往录·梁启超	陈登原	274
记梁任公	太 希	276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梁容若	283
我所认识的梁启超与王国维	蒋善国	290
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	熊佛西	294
曼殊室填词	仲 策	297

梁启超父子一二事	赵效沂	299
病院笔记	梁仲策	301
“尽信医不如无医”	西 滢	303
回忆梁启超先生	周传儒	308
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节录)	周传儒	318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姚名达	326
大师礼赞(节录)	黎东方	327
我的治学经历(节录)	谢国桢	331
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	吴其昌	334
回忆梁启超先生	李任夫	343
《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序	余绍宋	348
《论七略别录与七略》跋	谢国桢	350
《跋稼轩集外词》后记	储皖峰	352
祭先师梁启超文	吴其昌	353
病床日记	梁启勋	355
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	梁思成等	357
胡适的日记(选录)	胡 适	359
梁任公死时各方挽联忆述	丁 丑	362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吴荔明	369
后记	夏晓虹	393

梁启超小传*

梁启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年十六，入学海堂为正科生。十九入万木草堂。甲午以后，加入国事运动。年廿四，创《时务报》于上海。翌年冬，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年廿六，值戊戌政变，走日本。又二年，自檀香山赴唐才常汉口之役，抵沪而事败，避地澳洲，旋适日本。四十岁，始归国，参与民国新政。洪宪及复辟两役，奔走反抗甚力。欧战起，主张加入协约国。年四十六，漫游欧洲。翌年东归，萃精力于讲学著述。卒于民国十八年己巳，溯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得年五十六。乙亥冬，启勋谨记。

（《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36 年 1 月版）

* 题目为编者所拟。

梁任公先生行状

伍 庄

先生名启超，字卓如，任公其别号也。世居新会之熊子乡，地距崖山七里，先生远祖当明末时由南雄徙居于是焉。父莲涧公，母赵氏。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先生生，逮事王父镜泉公。

先生性聪颖，四岁就王父膝下授以四子书、《诗经》。六岁，就莲涧公读，五经卒业，受中国略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嗜读《史记》、《汉书》，《史记》文能成诵者八九；又尽读姚氏《古文词〈辞〉类纂》，嗜古文词。十三岁后，治段、王训诂之学，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士者也。十七岁，己丑，举于乡，主试为李尚书端棻。十八岁，计偕入京师，莲涧公挈之行，李尚书以女弟许字焉。是年下第归，与学海堂高才生陈通甫始从南海先生问学。先生尝自述其初谒南海先生时之情状，谓“启超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端〉诘驳，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至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请业于南海先生。启超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此段见《饮冰室文集》任公《三十自述》）。自是先生从学于南海先生门下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入京师。时当中日之役，大东沟丧师，南海先生痛国势之弱，首倡变法。乙未和议将成，南海先生联公车上书阻之，大会于松筠庵，到者千二百余人，京师震骇，旧臣侧目。而先生从南海先生后，独慷慨发愤焉。是年七月，开强学会于京师；未几为言官所劾，封禁。丙申三月，先生出京，与黄公度倡办《时务报》于上海，先生与麦儒博专任撰述。先生之报馆生涯自兹始。丁酉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与督学江标之聘，入湘，主讲时务学堂，与谭嗣同、唐常才（才常）等创南学会，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力倡民权，尽收湘中豪杰，蔡松坡将军即是时之时务学堂学生也。先生讲学，必称师说，发大同之义，民主之治。湘中旧绅群起哗攻，王先谦、叶德辉等致函巡抚陈宝箴，谓“康、梁主张民权，无父无君”，可见当时先生言论之激越。后来湘省民气之盛，实由先生播种之功也。

戊戌先生年二十六，从南海先生入京师，开保国会。四月奉诏办大学堂，兼译书局事务。八月政变，先生出亡日本，创办《清议报》馆，及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己亥冬，游檀香山，创维新会。庚子夏，将入美。值义和团变起，内地同志谋起义师，靖国难，函电促先生归国。七月至沪，而汉口之难作，烈士唐常才（才常）等殉焉。先生遂赴南洋，谒南海先生，道印度，游澳洲，时澳洲维新会最盛。先生自西而东，环历澳洲将一年。辛丑归日本。壬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先生言论，风靡一时，举国思想，为之丕变。《新民丛报》之销流，至十万份焉。癸卯先生渡美洲，应维新会之请，遍游各埠。（详见《新大陆游记》中）甲辰后居日本，仍办《新民丛报》。既而移家于神户之须磨，从事著述。戊申后改办《国风报》，创政闻社于东京。

民国初元，壬子，袁项城派使东渡请先生归国。先生归天津，办《庸言报》。癸丑，进步党组织成，推戴先生为领袖。同年熊希龄组阁，先生任司法部总长，既改任币制局总裁。甲寅，欧战爆发，日本乘势提出廿一条件，迫胁项城承认。先生著论大攻击之，全国舆论，为之激昂，日人气折。乙卯筹安会发生，先生与蔡松坡将军密谋曰：“项城必称帝，吾屡

劝不听，誓必倒之。子能助我乎？”蔡将军慨然以云南出兵自任。先是先生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论一篇，痛陈国体变更之不可，透辟异常，针砭项城，词锋犀利。项城侦知之，使人示意先生，愿以二十万元代价，购买先生此文，先生掉头不顾。此文既刊布，全国人心大动，风云变色。蔡将军遂即出京赴沪，先生亦间关入桂。已而滇、桂之兵起，洪宪帝制卒失败。共和再造，赖先生发动力也。先生入桂之时，莲涧公适病卒于港，音问阻绝。既而先生抵肇庆，闻变，即奔丧回港，回沪守制。丁巳段阁参加欧战之计划，完全为先生所主持，无如扼于黄陂与国民党之议员，致闹出督军团之变，张勋乘机复辟。七月一日，先生读报叹曰：“此非南海先生意也。南海先生主张立中华帝国，行虚君共和制。今渝仍称大清，岂南海先生意乎？”既而探知一切为刘廷琛、胡嗣瑗等把持，南海先生之计皆不用，于是先生与段祺瑞赴马厂兴师。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然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不得达。段意在先以武力平南也，先生于是不复预政府事。

戊午冬出游欧洲一年，庚申春归国。自是主讲清华、南开、东南诸校，专事著述，罕复谈政。壬戌，在东南大学时，辄以余暇，访欧阳竟无居士研究唯识，上下议论，风雨不更，盖先生于佛学亦极有心得焉。癸亥万国文学会选先生为会员，此会为加尔斯活底氏创于一九二一年，所以罗致世界文学士者也。自庚申至癸亥三、四年间，著书数百万言，先生之精力，亦疲于是矣。

先生体气素强，生平少病。甲子冬忽患尿血，时作时止。初不以为意，乙丑后尿血渐多，然无痛苦。既而请西医治之，劝以静养。丙寅入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数月，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请施刀圭。先生素信西医，遂从其请。但割后，肾并未有坏也。自是先生之精

神渐不如前，尿血之症亦并未愈。然先生不耐久居医院，又复徇清华诸生之请，再讲学焉。去年丁卯，长住清华。冬后尿血又剧，则再入协和医院。有血科专门医生新自欧洲抵京，诊之数月，卒不能断为何症，但劝静养而已。今年夏间稍愈，出院。秋后复剧。九月第三次入协和，调治两月，卒无效。有瑞典医生谓其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夏历十二月初九日，竟卒于协和医院，年五十有六。惜哉！

先生魄力不如南海先生之伟大，然三十余年来，办报、著书、讲学，风靡一时。胡适之谓三十岁以上稍能读书之人，无不受其影响，则先生文字之功，有特长焉。先生为文，善用开阖之姿势，抑扬之音调，说至透辟处，往往入木三分，阅者无不感动，故能具有一种特殊势力，诚如先生所谓“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也。近年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著述日多，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著述条理之分明，爬梳之得法，抉择之精确，疏释之发皇，能使学者读其书，省精力而获益多。当兹世界文化大通之会，不通国学，不可以读外国之书；通国学而费一二十年光阴焉，则老矣。国学浩如烟海，无门径真无以入，故不能不有赖于整理之人。假令天假先生以年，则今后国家虽乱，其以学术惠我国民者，岂浅鲜哉？呜呼！不料人事所能为力者，天亦靳之。先生年仅五十六，竟以逝世闻也。天之罚中国，何其酷耶！既坏乱其政治，使人民不得一日之安；复夺其学术界之重心，使学者旁皇失所。呜呼！已矣。

乱靡有定，学亦丧亡，我瞻四方，高丘无女。文武之道，痛将尽于今夜；历阳之都，忧瞬息而为湖。哀哀国人，何辜于天？言念及此，能不恸乎？

戊辰十二月伍庄述。

（《梁新会》，中国宪政党驻美国总支部印送，
1929年3月版）